

海市鶯花

下

繁華義言載父
 無何與集會者相連於道
 苦筆太多無難作
 惡直是有心傷喉齋張知
 其語言不及遠離心
 各登利其素弱不可欺而
 二西女者道遠難艱
 倉皇失措正處地紐界
 欲噴捕以期從獲幸
 聖訓解神姑觀圖而啼泣
 然而受驚不淺矣哉
 而懷恨已深矣



國嘉橋風邑

—— 目 回 集 一 第 ——

第一回

雲鬢玉臂望斷天河

冰簟銀床愁生禁苑

第二回

金吾不禁雅賊試偷香

赤鳳誰來哀情求割愛

第三回

雁悴鴻憔悴銜書投豔侶

驚慵燕懶煮酒論英雄

第四回

野渡橫舟憶金鋼鑽戒

懸崖勒馬驚藥水棉花

第五回

妙釀趁梨花良宵盡醉

芳塵生錦襦旅館言愁

第六回

雲中犬海客談瀛

霧裏花吳廊響屐

第七回

鈿車粉席聯織女黃姑

綠縷紅絲逗鴛鴦翡翠

第八回

紙上纏綿江裏月疑閨裏月

燈前爾汝眼中人問意中人

第九回

的的朱唇巧印燕支暈

田田素臉妍增獼猴痕

第十回

北道聯歡扁舟載西子

南枝向暖飛絮逐東風

——目總集二第——

第十一回

癢處難搔麻姑思袖手

玉人欲妬甘后乍更衣

第十二回

引吭高歌嬌癡來乳燕

含情故問清瘦到梅花

第十三回

名家初攝影烟尾餘生

舊侶忽忘形桑中有喜

第十四回

嚙臂香盟斷夢溫殘夢

簪花妙楷風流瞥下流

第十五回

器偉專車嫪毒承新寵

鋼柔繞指嫦娥愛少年

第十六回

狂歡釀病睹物思人

黠妓投機改頭換面

第十七回

人傑胎靈墮地成名士

妻榮夫貴披裘詡大龜

第十八回

狂奴快意加冕開筵

孝子承歡登牀拜母

第十九回

舐犢情深高堂傳枕祕

投壺禮古遺少恨窰新

第二十回

疑雨疑雲奇方窺趙后

難兄難妹豔蹟比齊襄

—— 目 總 集 三 第 ——

第二十一回

好夢易醒魂飛木鐸

多情餘恨淚流金詞

第二十二回

竹槓橫敲貞媛逢大俠

桃符下達骨董獲奇珍

第二十三回

蘆簾後漏爛漫春光

鑰孔中現華嚴世界

第二十四回

楊旁軒臥名士牢騷

廁上苦吟詩人憔悴

第二十五回

載酒題襟拜賞桃花笏

尋芳拾翠參觀馬桶間

第二十六回

屋漏懷慚書空呼負負

車輪輾恨對影詈眞眞

第二十七回

開門揖堵智張孔雀屏

爲妓捐軀敢作芙蓉主

第二十八回

賣野人頭黑炭招來牛馬走

添嬌妾翼黃金鑄就鴛鴦飛

第二十九回

半身裸影相士覓兼差

一紙清單嬌娃供假帳

第三十回

炎涼異致瘡鬼亂情場

水陸雙棲文豪藏肉市

——目總集四第——

- | | | |
|-------|-----------|-----------|
| 第三十一回 | 悴鳳倚樵桐針心苦語 | 殘雲橫斷峽刺耳新聲 |
| 第三十二回 | 藥苦梅酸名園空延佇 | 花明月暗香徑共盤桓 |
| 第三十三回 | 哀榮絕代鳬兔爰爰 | 福慧無雙明星晰晰 |
| 第三十四回 | 同行爭女角戲效三拉 | 導演逞奇才功虧一跪 |
| 第三十五回 | 聞雷失箸錯愕作狼奔 | 鑿壁偷光陰陽關牛喘 |
| 第三十六回 | 片言折獄倚枕候鷄鳴 | 萬里投荒攀轅豁虎跳 |
| 第三十七回 | 紅搖燭影新婦盼新郎 | 綠蔭簑光公娼育公子 |
| 第三十八回 | 花縈霧淞薄袖分香 | 車走雷聲纖雲抱月 |
| 第三十九回 | 痕留貝齒口角度春風 | 水漫金山指頭露法雨 |
| 第四十回 | 微聞鄉澤聯袂到南湖 | 忽發狂言衝冠因北里 |

—— 目 總 集 五 第 ——

第四十一回

語竟舌猶香驚催飯去

夜深花欲睡笑喚茶來

第四十二回

擣麝搗蓮意盡愁無盡

歸裘還扇情深恨亦深

第四十三回

旅邸身孤自憐獨客

紗窗影亂曼度雙聲

第四十四回

奇文共賞才子評花

妙噪堪珍龜奴喝彩

第四十五回

膝下有黃金枕頭告狀

人前翻白眼桌底傳情

第四十六回

水晶宮冷盪氣迴腸

荳蔻湯溫攜雲握雨

第四十七回

空房月黑夢隔薜蘿

大道枝柔情牽楊柳

第四十八回

絲隨藕斷別鶴戀分鸞

風動簾開岸花留檣燕

第四十九回

玉體橫陳魂銷衣帶水

香車共載春滿肉屏風

第五十回

家破人亡空貯兩行淚

死歸生寄勾消一卷書

第二十八回

賣野人頭黑炭招來牛馬走

添嬌妾翼黃金鑄就鵲鴿飛

話說姚青梧等三人到了東亞旅館首先查看樓下的旅客一覽表五〇九號下面空着沒有人名王百琲笑道不出我之所料果然是一齣空城計李瘦銅想問帳房裏的人恰恰裏面只有一個人又是許多茶房圍着他結算帳單便坐電梯直上五樓甬道牆壁上掛着一塊黑板五另九號那一行下用白粉寫着兩個人名是屠寸鐵白飲血（駭絕）下面註明本地王百琲驚道不妙這件事兒有點棘手脚下便有點趑趄趑趄的青梧也自忐忑不甯却見五另九號的房門微敞着一條縫裏面有人朗吟高適的邯鄲少年行笑道是了待我們也嚇他一嚇回頭向李王二人附耳說了幾句三人汹汹的闖進房去床上睡着的兩個人掀帳喝道那一個見是青梧便笑道我們知道你是不能不來的你的胆量倒還不小青梧板起臉道你們的膽量纔真不小哩現在租界上

盜匪如毛。工部局裏對於形跡可疑的旅客特別注意。你們卻毛廁缸裏盪想敲死（屎）哩。我只當真是什麼嚇詐匪徒已報告了。巡捕房現有許多明警暗探武裝器械都散佈在房外恭候你們二位的台駕。你們自己想一個退兵之策罷。我是沒法去回報他們的了。柳君徽驚得從被窩裏鑽了出來道。怎麼你就報告巡捕房了。麼青梧道。自然我爲避免危險計。不能不設備周全。你們也忒嫌荒唐了。這等事也是開玩笑的。我可以承認你們是玩笑。那些做公的恐怕沒有我這樣好說話。可以呼來喝去。由你鬧着玩兒。我看你們是怎生的發付柳君徽。想着也覺懊悔。又見李王二人頭上的呢帽歪歪戴着。兩隻手插在腰袋裏。像是在掏摸。手槍格外沒了主意。蘇小髯披衣下床笑道。不要聽他的鬼話。我們信內也沒有顯明訛詐的色彩。幸福後悔等字樣。也是朋友磋商。的語氣。他自相驚擾。把八公山的草木當做了晉兵。干我們鳥事。解鈴還是繫鈴人。就有什麼人來。我們只像林之洋到了女兒國給他三個弗得知說着。從從容容的裝沒事人一般。只見房門口又晃進一個人來。身上穿著黃色帆布。

的制服頭上一頂同色沒有徽章的軍帽身材魁梧態度慄慄臉含殺氣眼露兇光青梧指着那人道有話你和他說去蘇小髯退身坐到沙發上望着柳君徽啞口無言李瘦銅笑了一笑對那汽車夫道車子開回去罷沒有你的事蘇小髯跳起來指着青梧喘着笑道可惡的東西你嚇得我發了青梧這纔替他們雙方介紹笑道誰教你們嚇我的這還不過是虛驚我若真去引了做公的人來請問你如何交待下回千萬不可再這樣惡作劇玩笑鬧得太過分了往往要惹出意外的禍事接信的如何就曉得寫信的是你萬一本人不來只將這信交給做公的由他們辦理不問你是真是假先要奉屈在水門汀房子裏坐幾個鐘頭就是水落石出也免不了申斥罰鍰那纔像報上滑頭藥的廣告有意想不到之效力呢柳君徽向蘇小髯笑道這時候只有讓他說的嘴響了蘇小髯笑道說的說聽的聽青梧笑道你們就特爲寫這一封信到上海來的麼蘇小髯道我們看見報紙上登着菲洲詩人丟拉媽不日來滬的消息專誠趕來領略他的言論中采的青梧道原來你們是風雅人兒柳君徽笑道我們

不敢冒充風雅。不過是好奇而已。青梧道：「詩人也並不是什麼稀奇古怪的東西呀。」柳君徽道：「詩人不足奇，然而非洲有詩人，就不能說他不奇。譬如唱小調也是一件極平常的事。遊戲場來了一隻會唱小調的貓，就要大吹大擂的說是奇怪貓了。推而至於遼東之豕黔中之驢越裳之白雉安徽之駱駝何嘗不是這個道理。你記不記得前幾年江北跑來一隻狗熊會寫怪字會唱五更調就鬧得風雨滿城。豢養牠的江湖賣解者定下規例要每人花十個銅板纔許看一看呢。何況牠還會做詩王百琲笑道：「怪不得越是獸類越容易享虛名馬戲場裏獸類會行禮會練習算術我們花了三四塊錢的門票去看不但不喊冤枉還要心悅誠服的恭維牠們是藝術家。如果人們有這種本領就不值錢了。」柳君徽頷首稱是。蘇小髻道：「我們昨天夜車來的開了房間以後已在夜深不便再來驚動你。我們既受了好奇心的驅使跑到上海來索性再奇一奇連夜寫一封信交給茶房教他一早就送給你。又故意改變字跡使你嚇一大跳。青梧道：「限定十二時以前否則請勿後悔。是什麼意思。」蘇小髻笑道：「我們嫌這

房間不甚舒適。尤其是床鋪太不考究。十二點鐘期滿。我們就想搬場了。青梧道：「假使我竟置之不理呢？」柳君徽笑道：「還愁你跑到天涯海角，少不得龔中捉龔一捉一個着青梧。」笑道：「於今是我們到龔中來捉你們了。」蘇小髯笑道：「這也是成語上有『喚做請君入甕，大衆拍手狂笑』。」青梧陪蘇柳二人另在大東開好了房間，就邀他們出去吃飯。請王李二人作陪。背人問他們：「幸福二字有無用意？」蘇小髯笑道：「幸福是須人們自己去求的。你怎麼只管問人那件事兒？犧牲成見也可以獨行其是也。未嘗不可以總而言之。天下無不了之事。幸福無一定之範圍。俗世無真確之是非。『汝安則爲之』何必舍其本而求其末？像我和君徽就不肯像你自尋煩惱。我是主張獨身的。他是主張公妻的。兩人學理不同，恰是事實上的同志。因爲我主張獨身，是我不娶妻給別人。公纔能一心一意的去公別人的妻，不致有後顧之憂。君徽呢？看得別人之妻皆如他自己之妻也。就用不着娶妻了。我們的獨身和公妻是互相發明的。你若表同情於我們，馬上就享受最新良的幸福。何等逍遙而暢快呀！」青梧搖頭笑罵道：「你

那裏來的這些混帳話。兩下一笑而罷。當天看報。菲洲詩人丟拉媽因沿途狂熱歡迎的人過多。行程濡滯。約一星期後始能抵滬。蘇柳二人旅館淒涼也加入李瘦銅等的團體。選色徵歌。排遣客中的寂寞。李瘦銅等也因同乎路家中究不及旅館裏便利。周到天到他們房間裏來。白相房間裏的白相事情。天不變道亦不變。無非是那幾樣。蘇小髻看見小鳳凰老五和青梧的神情便笑問姚二少幾時請客。小鳳凰只笑了一笑。青梧等她去後埋怨道。怪不得別處人都說我們杭州人是杭獨頭老蘇。就是這樣。跛頭跛腦的我做花錢的癩生。你有什麼好處。我和她水樣淡的交情。她都不好意思開口。勞你費的什麼心。蘇小髻笑道。大少爺白相堂子。甯可做癩生。不可做極生。甯可在朋友面前哭窮。不可不在她們面前擺闊。如果一定要等她開口就不寫意了。李瘦銅王百琲笑道。論理小姚也是應該在老五那裏請請客的了。青梧道。請客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只是教我那裏去拖朋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了罷。王百琲拍着胸脯道。你只交四十塊錢給我一切由我包辦。用不着你操心。一場撲克。

兩場麻雀做滿。她一打花頭不穀。我情願貼錢。這個辦法怎樣。蘇小髯等一齊拍手道。好。青梧笑道。世界之上居然有這些熱心朋友。只不知你們可以拆幾份頭。王百琲笑道。疊着三個指頭。三分三分。李瘦銅笑道。瞧你這個長像兒。是夠這個資格。當下取笑一番。也就隔了一天。李王二人公請蘇柳二人在小有天吃飯。在座的除了青梧還有丁心冰。顏背天。五百斤油。一羣人。王百琲替大眾寫了好些局票。小鳳凰也在其內。却到得最遲。王百琲等她坐定。就笑道。趕快拿請客票來。小姚答應替你請客呢。小鳳凰當是玩話。笑着不肯動身。李瘦銅也道。你怕糟蹋了你那漂亮的請客票麼。看看我們可是捉弄你的人。蘇小髯笑道。我們雖不會捉弄她。她却看小姚不像請客的人呢。小鳳凰被他們說得沒有主意。抬眼望着青梧笑道。可是真的。青梧當着好些堂差朋友（朋友一倫乃在堂差之下哀哉）面前。只好點頭朝王百琲笑笑。小鳳凰好生欣喜。忙走到涼臺上。喊車夫拿請客票上來。交給青梧。低低的和他商量日期。青梧又來和大衆商量。就選定在星期六。王百琲被委做全權代表公使。（日

本領事嘗戲論外交與妓女手腕之相似則此言亦不得謂之褻矣。青梧樂得置身事外做一個現成主。八到了禮拜六。一天王百琲李瘦銅先忙着到小鳳凰房間裏去招待客人。蘇小髯笑道堂子裏做主人也是一件最勞神的差使。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像青梧就太便宜。咧青梧笑道好在我並不想做人上的人。無非是逼上梁山。柳君徽嫌枯坐在旅館裏無趣。吃了點小食就催青梧等一同出來。蘇小髯道時候還早跑去也沒有意味。我們先到永安公司去兜一個圈子看看有什麼便宜東西買些帶回杭州去。柳君徽道也好。我正想買一枝自來水筆將來聽非洲詩人丟拉媽演說時好將精警的詞句速記下來。因同到樓下買了一枝康克令自來水筆再到樓上瀏覽一過。蘇小髯愛上了一隻手錶。却嫌那價錢太貴。笑道臨回杭州時買罷。此時將現錢都花完了。到了要錢用的時候。一兩百塊錢一隻手錶怕的還當不滿一二十塊錢。柳君徽在他衣袖上扯了一下。道你怎麼這樣口沒遮攔。停歇到了堂子裏也是這樣。小髯笑道怕什麼。我當我的東西。非搶非偷。有什麼妨。台他

們男盜女娼得來的錢就不當當頭也不見得有什麼面子青梧道雖然究不宜於這勢利的社會須知社會上是獎勵男盜女娼的有錢的忘八也要大三級呢三人走乏了隨坐電梯下來柳君徽指着化粧品櫃前一個半裸裝的一個女人道雖然肌肉寬弛一點姿態却佻健得很倒是一員戰將我最歡喜這種中吃的異性小髻笑道只怕你吃不消青梧訕訕的不好開口那女人買了一瓶液體的司丹康兩股托着纖腰剛健而又婀娜的向電梯這面走來一雙高底皮鞋走在水門汀的地下聲音像檀板一樣清脆緊張瘦吟樓詞稿中有咏迴廊步履聲的一闋鬢雲鬆令道（信手拈來恰不得不謝謝烟橋君贈書之功）

鳳。尖。微。蓮。瓣。小。窄。窄。風。前。載。得。春。多。少。十二。雕。闌。屈。曲。繞。舞。掌。輕。離。偷。出。房。櫺。悄。儼。凌。波。烟。月。渺。不。動。纖。塵。六。幅。留。仙。罩。冉。冉。行。雲。歸。峽。早。瘦。玉。伶。仃。轉。過。鞦。韆。香。

這詞描寫古典派的女子並且尚未將這珠圓玉潤絃脆簧清的響屐聲形容

得淋漓酣暢。柳君微見她真個行一步可人。憐解舞腰肢。又軟鬆。聳送縮。又向歧舌國偷得韻書來矣。一笑。的酥胸便隨着高底皮鞋聲。抑揚頓挫。高底疾徐。像春水般似的漾蕩起伏。得着一個顫字。美忍不住低低的喝了一聲采。那女的身臨切近。淡淡的望着姚青梧。一笑。姚青梧有話急於想和她說。回過頭去。楊曼瑛早縱身跳入電梯中。挺着腰幹。臉兒朝上。徐徐的就只看見她一雙絲光嬌豔的腳。隨着強烈的電光一齊上升。不曉得陳列到那一層樓去了。青梧頭際微暈。買了一錠薄荷冰。纔陪蘇小髯柳君微同到小鳳凰處。王百琲笑道。客人都來齊了。主人還躲在簾子裏等碰頭好呢。青梧笑道。辛辛苦苦看那些客倒都至少也有一面之緣。隨隨便便的招呼了一下也湊成一場撲克。一桌牌。蘇小髯柳君微王百琲李瘦銅丁心冰和姚青梧都被攆在閒曹。李瘦銅道。我們還可以來一場多時不曾挖花了。手指頭癢得很。假使明將暗將碼頭將幫幫忙來牠一個一二八二五六五千一百念一萬零二百四二萬零四百八。遇見了金聖歎先生。豈不又要說不亦快哉。蘇小髯笑道。原來足下是賭。

徒中的金聖歎失敬得很。王百榘低聲笑道：「還是我們做閒人的寫意。到堂子裏來行樂，還要埋頭在花紙骨頭中爭名奪利，未免辜負這一刻值千金的春宵了。但爲屏間裏熱鬧，計不能不教這一般蠢材敷衍昇平。」（似爲青樓行樂說，又不止爲青樓行樂說。）我們無拘無束的任意消遣，倒不灑然自得其樂麼？丁心冰拿烟杆子蘸着清膏，在燈上轉動着，道：「我是一槍在手，萬念全消。石曼卿死爲芙蓉城主，省得受塵世上的許多骯髒氣，不亦快哉？」王百榘笑道：「好烟鬼，中又跑出一個金聖歎來了。」顧佛影嘗目著者爲今的聖歎，而以張丹翁擬李笠翁著者，頃集焚餘短文而顏之曰：「今聖歎外書余固笑以爲狂，及讀此文，乃啞然也。」李瘦銅道：「石曼卿死後，纔爲芙蓉城主，他就不死，就預先試署又焉得而不『不亦快哉』？」麼青梧笑道：「可惜他手裏有的是槍，不拿去殺敵人，却專門努力自殺，敵人也要站在高處看着笑說：『不亦快哉了。』」（有槍而勇於自殺者，閱此其亦懷然驚悟否？）丁心冰道：「大好中原土崩魚爛，與其待人殺我，還不如我先自殺。」李瘦銅道：「你枉空是個體育博士，一點壯志都沒有，不